

神武丕著 斯文干城

——周口关帝庙石牌坊题字钩沉



◀ 周口关帝庙 (资料图)

□ 童建军

“神武丕著”“斯文干城”，这是镌刻在周口关帝庙石牌坊前后对联上的两个横批，它不仅是周口关帝庙这座城市文化地标历经岁月更迭的历史见证，也是彰显其特色文化内涵的传神之笔。

从字面上讲，“神武”有神明威武之意，“丕”为大，“著”是显著；“斯文”是指文化或有文化的人，“干城”是盾牌和城墙，引申为捍卫者。“神武丕著”“斯文干城”总是赞扬关羽神威广大，文武智勇双全，秉持《春秋》，捍卫正统，功绩特别显著。进了关帝庙山门，便见石牌坊及其两侧高耸的铁旗杆，就着石牌坊仰观后望，其前后楹联横额上的如是题字可谓纲举目张，直击心灵，极具凝练和统领的艺术效果，并且已然成为周口关帝庙代表性名片之一。

“神武丕著”“斯文干城”传之久矣，但是细究起来，其由来的背景、时间和书者等却又藏着一些不为众人所知的故事和谜团。从图片资料上看，在“神武丕著”“斯文干城”的前后是有趣跋的，只是由于历经风化侵蚀，有些字迹已难辨认。仔细辨析，可见在“神武丕著”前面有“岁次庚辰冬月”字样，而落款大体能够看清的有“晋沃后学弟子李士英（推测为其所书），首事牛公盛、路成盛、王恒吉……□光十七年巧月立”。再看“斯文干城”的前面则是“乾隆岁次庚辰冬月，山陕信商全立”。结合清乾隆四十八年《重修关圣庙诸神殿香亭钟鼓楼并照壁僧室戏房及油画诸殿铺砌庙院碑记》（此碑已残缺，现置于周口关帝庙院落东南的墙边）、清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发积厘金记》《重修关帝庙记》（此两碑左右分置于石牌坊两侧的六角攒尖碑亭中），大体可以推断石牌坊是乾隆年间所建，不过有些出入的是乾隆庚辰年为1760年，而《碑记》上记载是“（乾隆）三十年建马王、酒神、瘟神殿及石牌坊、马亭、戏房”。及至道光年间又对石牌坊进行了整修并题字题款以志纪念，“□光十七年”该是指道光十七年，虽同相应碑记有一年时间差，但是考虑多重建设和增修的年份次序因素，倒也可以理解。

一番探究考证，貌似绕了一些弯子，实际上却牵涉周口关帝庙的

创建和历史延续问题。据清乾隆四十八年《重修关圣庙诸神殿香亭钟鼓楼并照壁僧室戏房及油画诸殿铺砌庙院碑记》记载：“周口河北旧有山陕会馆，中祀大帝，创自康熙三十二年，五十二年傍建河伯、炎帝二殿，丁酉年建药王殿并东廊房，壬寅年建财神殿并西廊房及禅院僧舍。雍正九年重修大殿、建香亭，十三年建舞楼、山门。乾隆八年建老君殿，十五年建钟鼓楼，三十年建马王、酒神、瘟神殿及石牌坊、马亭、戏房。此皆前人创建尽善，庙宇巍峨可观，但历年久远，风雨飘飏，倾颓者多。四十六年，山陕商贾各捐囊资，慨然乐输，于是夔天育等督工重修香亭、钟鼓楼、药王、瘟神殿及马亭、舞楼、照壁、僧室、戏房，并彩画诸殿两廊，铺砌内外庙院。至四十八年大功告竣，基宇犹是也，而美奂美轮，规模增新矣。”之后嘉庆二年新铸了铁旗杆，屯土法浇筑，高22米，一对重3万余斤（斤），左侧须弥座有三鱼共首图、右侧阳刻“关帝圣君老幼宝杆一对保十方平安吉庆有余”等。嘉庆五年至七年建春秋阁、歌舞台。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重修殿宇、香亭、石坊，到咸丰二年全部落成，总计历时159年。

周口关帝庙自启建到全部落成，形成了具有鲜明周口地域特色风格的古建筑群。整座建筑群体现了庙馆合一的特点，沿南北中轴线仿官殿式布局，二进院落和一个后花园，左右对称，结构严谨，建筑及雕刻绘画题字精美，雄伟富丽，极富神韵，凝结着创建者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心血，寄寓了人们对忠义仁勇关帝精神的信仰，蕴含并传递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艺术价值。四柱三楼的石牌坊立于飨殿之前、月台之上、碑亭之中，再配以前端香炉和两侧高耸入云的铁旗杆，作为前公共空间和神祇空间的过渡，疏朗和含蓄相结合，入门即见一个丰富完美的层次空间。特别是坊上“神武丕著”的馆阁体题字，配以两侧立柱上的篆书“四好联”（说好话读好书；做好人行好事），以及背面所书“斯文干城”和“忠勇光照日月；谟猷学本春秋”对联，可以说是凝神聚魂、开宗明义，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座关帝庙创建的目的和意义，起到了怀古思幽、引人入胜的良好效果。

“神武丕著”“斯文干城”虽然可能是清道光年间书写镌刻，但其基调应是在石牌坊创建之初即已定下的，这在清乾隆四十八年《重修关圣庙诸神

殿香亭钟鼓楼并照壁僧室戏房及油画诸殿铺砌庙院碑记》中可见端倪。文中这样写道：“恭惟大帝刚健中正，气塞两间，笃于行义，立隆万古，而众商千里经营于斯，顾绎思罔斁，时历百年，人更数世。众商恪奉大帝，虔诚如一日，祈帝之思启行翼而百事咸宜，雅藉诸神为利导。祀河伯，祈舟楫顺利，波涛不惊也；祀炎帝，祈薪火篝灯，旦暮恬息也；祀药王、财神，祈远无妄之疾，生意如春，日增月盛也；祀瘟神、酒神，祈六气协和，疵疠不作，德将无醉无彝酒也；祀老君、马王，祈与人无争，清静贞正以自娱，无邪斯臧，轮蹄所至，人马平安也。凡诸神赞襄左右，罄无不宜，皆大帝垂佑无边，覆庇一方者也。既序其详，略次以韵：仰惟大帝，忠义扬氛。乃神乃圣，乃武乃文。千江有水，万里无云。在天陟降，赫赫见闻。诸神左右，仙驭鹤群。四时虔祝，惟德芳芬。降祥赐福，佳气氤氲。炳灵昭鉴，普护无垠。”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重修关帝庙，“神武丕著”“斯文干城”大书特书，并将关帝庙的价值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如《重修关帝庙记》里的祈愿：“周口为陈之巨镇，陈为伏羲故都。郡北仰伏羲陵寝，郡南邻先师厄台。而镇之东偏，旧有关圣帝君祠，致祭《春秋》，仰思忠义……道光癸未，王恒吉等嗣首其事，至丙戌，计工劝捐，坐贾者同心乐输，行旅者计金抽息，阅九载，乙未冬，捐金悉备，明年丙申既望，启修帝君殿宇、香亭、石坊，崇其基址，高其栋宇……异日者庙貌巍峨，规模宏峻，继续承承于勿替者，载入郡志，不且与羲陵厄台并传不朽哉！是为记。”

“神武丕著”“斯文干城”，作为古建艺术的瑰宝和旧时庙馆合一的集大成者，作为老周家口十大会馆中唯一幸存的完整会馆，周口关帝庙见证了周口城市的由来繁华和盛衰交替，也自然折射出其风流蕴藉的漕运文化、商贸文化、会馆文化和关帝文化。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在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申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秉承历史唯物论的文化观，在深入系统研究和严格保护基础上科学合理利用，取其精华，赓续传承，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持续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和复兴营造，让“神武丕著”“斯文干城”的精神切实发扬光大。

（《周口日报》）

史海钩沉

宋代张贴榜示宣传“法治”

□ 刘永加

宋代在宣讲政策法规上，探索出了张贴榜示的做法，且深入到边塞、村寨、市曹、书院学校、交通要道等地，内容涉及宣传教育、法令实施、税收、军事、贸易等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政策法规。分布各处、内容各异的榜示促进了宋代社会官方政令的畅通及教化作用的发挥。

“榜”的原意是“木片”“匾额”，追溯到战国至三国时期，当时官方向民众发布并张贴、张挂的布告类文书通常多是写在木板上，人们便把这类官方文书称之为“榜”“告示”或“榜示”。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技术的日益成熟，纸逐渐成为官方发布公告的主要载体，“榜”的称谓被继续沿用，但其含义扩展为泛指官方张贴、张挂的各类官方文书。

宋代的榜示按内容和功能，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将朝廷和地方官府制定的法律、法令、政令，张榜公示，要求臣民一体遵守。二是将申明纲常礼教和治国之道，指陈时弊，意在使人趋善避恶的内容，张榜公示，以达到告谕、教化的目的。

为了达到宣讲更加深入的效果，宋代州县的榜示要下达到乡村，以便民众依榜行事。宋代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朱熹在知江西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时，曾发布过《知南康军榜文》，要求“别给印榜，每县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乡村张挂，不得隐匿”，这样才能达到深入村户，人人皆知。

宋代常常在村居、村寨等居民点醒目的地方张贴教化用的榜示，这种将榜张贴在百姓家门前，无疑是最直接、快速传达官府政令的办法，便于百姓观瞻学习。另外，当时各地官府还会在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交通要道和人流集中的闹市张榜，公布朝廷制定的政策、措施。朝廷缉捕逃犯和叛逆的敕令及官府的文告也多是利用榜示“揭于要路”，督促涉案人等自首服法。

对于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宋廷也会采取榜示公告的形式让百姓大众知晓，以起警示、劝诫作用。政和五年，宋徽宗下诏要求地方官严密调查、严厉惩处相州林墟、邢州龙岗两县不法僧人诱使香客舍身之事，并命将相关案情张榜公布于山路旁：“许人告捕……仍版榜揭示二县山路，监司、走马失控劾者与同罪。”此举就是为了普及防骗知识，提供举报方式，以利于案发后能够报案处理。

宋代的榜示，通常是粘贴、钉挂于墙壁。据《昼帘绪论·临民篇第二》载：“宜以其条律之大者榜之墙壁，明白戒晓，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为趋避。”宋朝廷为了给纳税户认定税负，防止吏弊，为每户颁发定税说明书即“户帖”，也是“于逐县门榜壁晓示人户，与限百日，许令陈首改正”。

（《上海法治报》）

文史拾零

《边城》中的温度与气味

□ 闫晗

沈从文《边城》中的乡土风光令人向往，很大部分在于传神的环境描写，沈从文善于写声音、气味、温度，让人如临其境，一寸一寸都是活的。

他写雨后放晴的天气，“日头炙到人肩上背上已有了点力量。溪边芦苇水杨柳，菜园中菜蔬，莫不繁荣滋茂，带着一种有野性的生气。草丛里绿色蚱蜢各处飞着，翅膀搏动空气时皆习习作声。枝头新蝉声音虽不成腔却已渐渐宏大。两山深翠逼人的竹篁中，有黄鸟与竹雀杜鹃交替鸣叫。”太阳的温度“有了点力量”，是活的生动的，像是触摸人一般。

沈从文的眼睛简直像拍自然纪录片的微型摄像机，能捕捉到蚱蜢飞行时的动态和声音、新蝉的鸣叫声。初夏的蝉是“新蝉”，群起歌唱的声音跟盛夏有所不同。而夏日的傍晚也是带着特有的温度与气味，“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不知怎的，看到这些句子，我和翠翠一样，心中也有些淡淡的惆怅和凄凉，因为那样的乡村的夏天，是属于逝去的童年。

（《科教新报》）